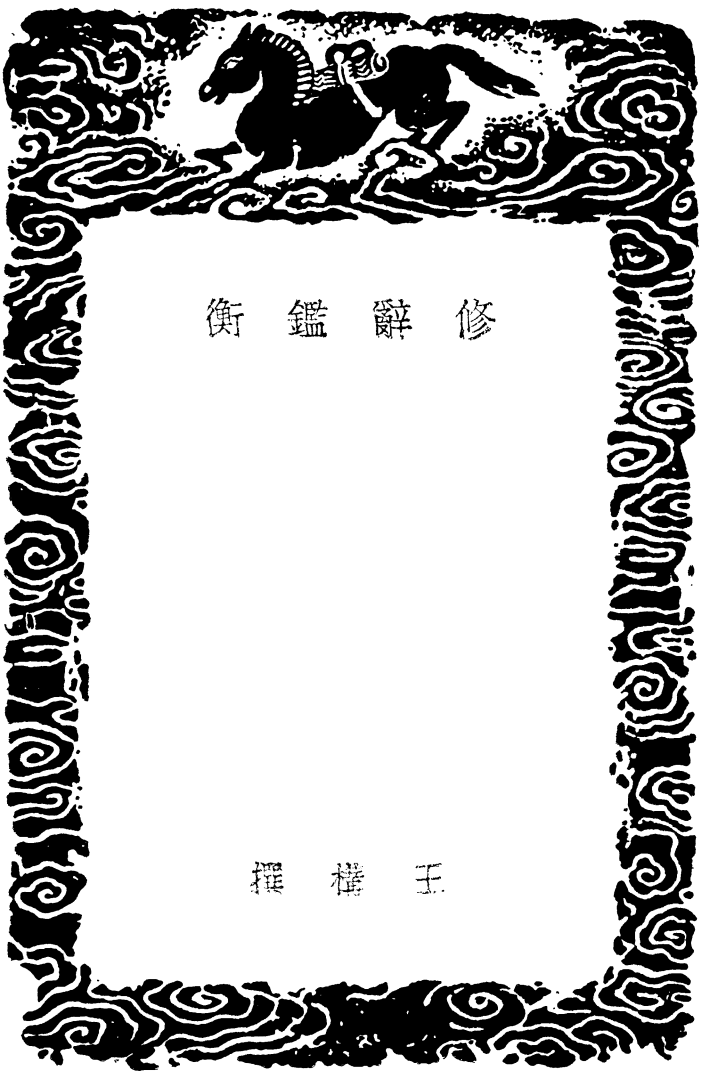
修辭鑑衡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修辭鑑衡

王樵撰

本館據指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修辭鑑衡二卷。元王構編。構字肯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謚文肅。事迹具元史本傳。據至順四年王理序。是編乃構官濟南總管時。以授其門人劉氏。而理爲刻於集慶路者。舊本殘蠹闕其前頁。其劉氏之名。則不可考矣。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宋人詩話及文集說部爲之。構所附論者。惟下卷結語一條而已。所錄雖多習見之語。而去取頗爲精核。元史稱構弱冠以詞賦中選。至元十一年。爲翰林國史院編修。草伐宋詔書。爲世祖所賞。又稱構練習臺閣故事。凡祖宗謚議册文。皆所撰定。又稱其子士熙、士點、皆能以文學世其家。則構在當時。實以文章名世。宜是編所錄。具有鑑裁矣。其中所引。如詩文發源、詩憲、蒲氏漫齋錄之類。今皆亡佚不傳。賴此書存其一二。又世傳呂氏童蒙訓。非其全帙。此書所採。凡三十一條。皆今本所未載。亦頗足以資考證。較詩話總龜之類。浩博而傷猥雜者。實爲勝之。固談藝家之指南也。此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而卷中不著書名者凡十條。又上卷佚其第五頁。序文僅存末頁。中亦時有缺字。今檢其可考者補之。其無可考者。則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修辭鑑衡卷一

元　王構撰

詩

詩者始於舜皐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于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述作相望梁陳以來格致寖多自唐迄於國朝而體製大備矣古今總類詩話

筆談云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于結風長樂鶩鶱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字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殺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殺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狠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朱對赤耶對子兼狠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雞對楊以朱雲對白日如此

之類。又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逼屐、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多用正格。如杜甫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古今總類詩話）

詩以風調高古爲主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疏。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李希聲詩話）

詩以意義爲主

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倣傚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盧同有云不唧溜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可取。自可掩口矣。寧可效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于律詩雖可稱善。要自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眞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眞諧語。以爲戲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者無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之乎。（古今詩話）

詩清立意新

老杜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是魯直是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似前人。卒與之合。此爲善學。如陳無已盡力規摹。已少變化。

詩去陳腐不可奇怪不在難解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意。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于鼻無垔目無膜。爾鼻無垔。斤將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渾然天成。其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元暉詩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則古今奇文。又曷嘗以難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日。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耳。（韻語陽秋。）

詩待境生者工

山谷云、詩文唯不構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詩文發源。）

詩自苦心得之

鄭綮相國善詩。或曰、相國近爲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古今

詩話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舵艋舟中白髮生。

對偶切不切之失

近時論詩者。謂對偶不切則失之龕。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川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查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未嘗失格也。學詩者當審此。韻語陽秋

詩不可靡麗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童蒙訓

詩不煩繩削而自合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于爲詩也。至于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與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要當一邱一壑者共之耳。詩文發源

詩不可斧鑿粘皮骨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搖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曉此等病。始可以工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于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衢之射。提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韻語陽秋）

詩非怒鄰罵座之爲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座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爲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于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謂詩之過。乃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詩文發源）

八句要訣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于前輩。得八句法云。平淡不流于淺俗。奇古不鄰于怪僻。題詠不窘于物象。敍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成于篇中。渾然不可鑿。氣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

于詩守此勿失。（古今總類詩話）

四不如

繁穠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

詩體

金針格云、詩以聲律爲竅。物象爲骨。意格爲髓。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又云詩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第二聯謂之頷聯。第三聯謂之頸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迴。（古今總類詩話）

字欲響

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劉後村云）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不傳。（老學庵筆記）

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並要響

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老學庵筆記）

五字詩以第三字爲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爲句眼。古人鍊字直于句眼上鍊。（蒲氏漫齋錄）

王介甫嘗讀杜詩云、無人覺往來。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起字。此卽小兒言語。

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藝苑雌黃。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童蒙訓。

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鍊中間第三字。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鍊末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是鍊第二字。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詩何異。韻語陽秋。

氣韻格力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妙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珊瑚鉤詩話。

七言不要有閒字

七言句法不要有閒字。若減兩字成五言。而意思足便是有閒字也。漫齋錄。

七言得連綿字而精神

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二句以漠漠陰陰二字。喚起精神。又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句亦以蕭蕭滾滾。喚起精神。若曰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木葉無邊下。長江不盡來。則絕無光彩矣。見得連綿不是裝湊贅語。誠齋。

七言對偶之工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扯排比處。如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鷺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細數落花知坐久。緩尋芳草欲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玅之。若經爐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常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之。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

意遠而中潛貫者高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悠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世到今宜有後。人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詩。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王彥和詩。天於萬物定貧我。智効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安道詩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閒。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媲靑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舉也。韻語陽秋。

無字無來處

韋叔度憲云、每下一字。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魯直作詩法也。步里客談。

用俗語尤見工夫

王君玉對人曰、詩家筆妙、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云、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嘗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皆採摘入句、了無痕迹、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古今總類詩話）

舟人占風、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乃風候也、東坡詩云、今日江頭風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詩云、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詩文發源）

用全語有氣格

山谷謂余作詩使史漢間全語、有氣骨、後因讀孟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遊、方悟山谷之語、（詩文發源）

用事

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知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淩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撾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西清詩話）

用故事當如己出、如杜甫寄人詩云、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此事用王粲依劉表、曹公厭禰衡、卻點化只作杜甫欲去依他人、恐他厭之語、此便是如己出也、（蒲氏漫齋錄）

詩用事不可牽強、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詞爲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輓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石林詩話）

東坡云、詩須要有爲而作。若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淵明。知詩病者也。（蒲氏漫齋錄）

六一居士云、國朝楊大年、與錢惟演、劉筠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効。詩體一變。而後生晚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于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詩話總類）

讀書天下難事。用功有淺深耳。唐以詩爲專家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衞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衞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常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衞青爾。李太白詩。有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此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與王修。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可勝數。前輩每云用時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事討閱。則記牢而不誤。乃名言也。（漫齋錄）

今之郡守。謂之建麾。麾用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之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指麾之麾。如武王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阮咸薦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出守始平。延年亦被擯。故有此句。杜牧登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用事誤也。（古今詩話）

聲律末流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直出胸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聲和鳴、渾然天成、有言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詩文發源、

形似　激昂

范元實云、形似之語、蓋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若詩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柏詩柯如青桐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此兩體爾、古今詩話、

布置　含蓄

布置者、謂詩之全篇用意曲折也、詩眼云、山谷嘗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嘗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左丞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爲變體、含蓄者、言不盡意也、冷齋詩話云、有句含蓄者、如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有意含蓄者、如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有句意含蓄者、如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詩藪、

因襲　轉易

因襲者、因前人之語也、以陳爲新、以拙爲巧、非有過人之才、則未免以蹈襲爲媿、魏趙輔云、詩惡蹈襲、古

人亦有蹈襲而愈工若出于己者蓋思之精則造語愈深也轉易者因襲之變也前者既有是語矣吾因而易之雖語相反皆不失爲佳詩藪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而興益遠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爲五言曰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辰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牕等詩餘三篇用其詩點化之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將宴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樂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韻語陽秋

奪胎　換骨

奪胎者因人之意觸類而長之雖不盡爲因襲又不盡至于轉移蓋亦大同而小異耳冷齋夜話云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換骨者意同而語異也冷齋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朱晦翁年云今人皆拆洗詩耳何奪胎換骨之有詩藪

冷齋夜話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

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荊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云、休休。明日黃華蝶也愁。又如太白詩。烏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此皆換骨法也。顧況詩、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荊公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胎之法也。古今詩話。

詩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荊公點化之則云、縰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面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韻語陽秋。

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則不足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淸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靑枝。此至陋語。蓋村中學究體也。古今詩話。

詠物不待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釄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詠物。曲盡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

必此詩哉。童蒙訓

詩禁體物語。此學者例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與客賦雪于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亦有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卑。石林詩話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洽。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花字。款款字若無點水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石林詩話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爲佳句也。又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峻也。周小隱詩話

梅聖俞云、作詩須要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眞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

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祕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韻語陽秋、

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于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彷彿。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況。豈不見于言外乎。古今總類詩話。

說情　說事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兼葭詩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童蒙訓。

紀事

大雅緜九章。初頌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卒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連絡。觀者知其脈理之通也。蓋附麗不相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老杜陷賊時詩有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

君側。輩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予愛其詞氣如百萬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違。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藩垣而不及也。古今詩話。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于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于克崇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于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燮伐大商。會朝清明。形容征伐之盛。極于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于雅頌。何其陋也。古今總類詩話。

長篇

山谷謂秦少游云。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若長篇須曲折三致意焉。乃爲成章耳。詩文發源。

作詩臨了要出場

山谷云。作詩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一諢了。方是出場。同上。

選詩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

亦有高古意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不可不知也。童蒙訓。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後人法也。韻語陽秋。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致思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童蒙訓。

四言

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氏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後村詩話。

集句

集古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于此。人言自公起。非也。古今詩話。

詩才有高下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于味外。綠柳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高富贍。其去表聖之流遠矣。又曰、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境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同上

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終不若院落深沈杏花雨爲優言盡而意有餘也同上

劉夢得言茱萸二字更三詩人道之互有工拙杜公云更把茱萸仔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句爲優逮東坡有酒闌何必看茱萸之句則又高出工部一等蒲氏漫齋錄

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公雖起自田里而文章富貴出乎天然嘗覽李慶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木記花名玉篆碑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吟咏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曰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同上

詩要收斂

東坡答李廌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詩體之變

詩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唐而止元和之詩極盛詩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

評前賢詩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淡深粹。出于自然。未嘗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龜山詩話）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憔心劌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駿誰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韻語陽秋）

謝康樂一字百煉。乃出冶。元暉尤麗密。（劉後村江西詩派序）

韋蘇州詩律深妙。流出肺腑。非關學力。世言其掃地焚香而坐。如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云云。不應爲人老少頓異。可見前賢寓意耳。（後村詩話）

古今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于造化之外。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然也。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譎譎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詞。如藍田日煖。良玉生煙。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石林詩話）

李太白詩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船夾雙櫓中流鷺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童蒙訓）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鑿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伯（山谷）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世言荊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婦人恐非荊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之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第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寧相超一朝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救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侯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最多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爲交懽宜其終身坎壈（老學庵筆記）

東坡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邁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陵跨百家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于奇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于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古今詩話）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夫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則又嗟其窮愁也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飧、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又知其傷時而愛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意耶、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耶、至于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牟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意、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意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珊瑚鉤詩話）

范元實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于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于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

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先如此。後乃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二句。語雖健絡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先得老杜平漫處。乃鄰女之效顰者耳。古今詩話。

老杜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最著意深遠。詩文發源。

敍事如老杜送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從頭如此敍說都無遺。其後忽云秦王時在坐。眞氣照戶牖。再論其事。他人不敢更如此道也。詩文發源。潘邠老云。

歐陽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及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童蒙訓。

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詩文發源。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同上。

范蜀公云。武侯廟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從來詩人好夸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若四十圍而長二千尺。毋乃太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爾。詩文發源。

東坡云、韓退之嘗自謂不逮子厚、至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獨不減子厚。同上。

柳子厚古律詩精妙、韓不及。後山詩話。

東坡云、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温麗精深不及也。又曰、外枯中膏、似淡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古今詩話。

白樂天賦性曠遠、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青箱雜記。

在一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也。詩文發源。

歐公云、聖俞子美齊名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儁、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予嘗于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嗄。又如食橄欖、眞味久猶在。蘇豪一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古今詩話。

歐公嘗謂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聖俞以爲知言。李希聲語余曰、孟郊詩正如晁錯、爲人不得爲不佳。傷峭直耳。詩文發源。

張文潛云、唐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以其言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客、山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季詩稱兩人爲最。（古今詩話）

東坡詩不可摘指輕議、其辭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東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許彥周詩話）

山谷聞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作、至于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詩文發源）

東坡稱鮮于子駿所作九誦、以爲有屈宋之風、至八詠自謂欲作不及。（古今詩話）

名賢詩話云、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須要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以少陵淵蓄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予觀魯直如吳餘干廖明略白露亭燕集詩、江靜明光燭、山空響管絃、風生學士座、雲繞令君筵、百粵餘生聚、三吳喜接連、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葉縣飛來舄、壺公謫處天、談多時屢謔、舞短更成妍、而我孤登覽、觀詩未究宣、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直可拍肩挽袂矣。（古今詩話）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楷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己而

已。又曰、崔灝能詩。或問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泊宅編）

山谷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祖。其內集詩尤善。

后山地位。去豫章不遠。后山文師商豐。詩師山谷。故后山詩文高妙一世。（劉後村序江西詩派）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陽劉專爲崑體。

作賦

山谷云、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

修辭鑑衡卷二

文

余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立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揆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歟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序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埋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于上者、謂之教。行而下者、謂之令。持而戒之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者也。序者、緒而陳者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

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于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珊胡鈎詩話。）

古文有三等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后山詩話。）

六經之文易曉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而又欲句之難道。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皆叶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讀之易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在樂、則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不得不章。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義之難曉耶。今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所謂弔由靈。易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小畜文集。）

論語之文

論語文字簡淡不厭非左氏所可及呂居仁童蒙訓

孟子之文

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最見抑揚反覆處呂氏童蒙訓

林文節公言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幾百言也黃端冕纔云輕暖不足于體亦不減此步里客談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歐公書

毛詩之文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于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爲之耶呂氏童蒙訓

檀弓之文

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呂氏童蒙訓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同上

往年嘗請問于東坡先生作文法答云但熟檀弓當得之既而取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人作文不及古人之病江谷

春秋之文

爲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爲深隱不可學。蓋不知春秋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爲奇險。求後世之不可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

左氏之文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爲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詞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言語者也。呂氏童蒙訓。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也。如是等處。皆是學爲文章之本。不可不深思也。同上。

莊子左傳

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近讀東坡魯直文。亦類此。呂氏童蒙訓。

列子

列子氣平文緩。非莊子步驟所能到。呂氏童蒙訓。

孫子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類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韓非子

韓非諸書皆說盡事情呂氏童蒙訓

史記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特春秋之意李方叔文集

兩漢之文

漢高祖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温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童蒙訓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童蒙訓

班固敍事詳密有次第崇學左氏如序霍氏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童蒙訓

張茂先稱左思三都賦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此最是作文字好處未知左思果能爾耶步里客談

韓文公之文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龜蛟龍萬怪惶惑而抑絕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

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蘇明允上歐公書。）

柳子厚之文

東坡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老學庵記。）

徐敦立侍郎。紹興末嘗爲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爲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老學庵記。）

歐陽公文

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得之。（童蒙訓。）

歐公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辛苦之態。（蘇明允上歐公書。）

歐公每爲文。既成必自窺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呂氏家塾記。）

張子韶云。歐公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橫浦日新。）

東坡之文

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獨立于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

則進于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于治郡。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于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病。如吾家蜀公堅臥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爲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侔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于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到處多如此。其源蓋出于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于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多以此爲法。滑溪詩眼。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靈皐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于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顧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爲知言。冷齋夜話。

東坡晚年敍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童蒙訓。

曾子固文

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童蒙訓。

曾子固答李瓚書。最見抑揚反覆處。童蒙訓。

曾子固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情。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童蒙訓。

秦少游文

文章有首有尾。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同前。

李格非論文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冷齋夜話。

文有三多

陳后山云、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后山詩話。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讀書多而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三蘇文。

爲文當從三易

沈隱侯曰、古今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見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

學文有自來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疏。學論事。讀莊子。論理性。讀韓柳。知作文體面。（李方叔文集。）

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山谷。）

詞氣或不逮初造意時。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山谷與王觀復書。）

作文有悟入處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如老蘇之于文。魯直之于詩。盡此理矣。（童蒙訓。）

林文節（子中。）言讀孟子而悟文章法。嘗云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當幾百言也。（步里客談餘見前。）

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童蒙訓。）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童蒙訓。）

文章足以見人貴賤

小說載盧攜貌陋。常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公曰、子文章有館閣氣象。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皇朝類苑。）

草野臺閣之文

余嘗究之。文章雖各出于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

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之所尙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行其道。代言華國者之所尙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于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所言官樣。非謂有館閣氣耶。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美風流。外道格調。則麤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皇朝類苑。）

文章有三等

文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事庸常。專事造語。（麗澤文說。）

文要先定凡例

凡爲文章。皆須凡例先定。如張安道作蘇明允墓表。或曰蘇君。或曰先生。或曰明允。言歐陽永叔。或名或字。凡例不先定。致輕重不等。（步里客談。）

爲文先識主客

凡爲文須有主客。先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是先立已意。然後以已說佐之。此是不知主客也。須是先立已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蒲氏漫齋語錄。）

爲文不可蹈襲

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矩作方。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

朝華於已披。啓夕秀于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宋子京筆記。

文不可拘一體

歐陽公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盧陸文集。

文要紆餘有首尾

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者不厭。麗澤文說。

過換處不可忽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及過接處。麗澤文說。

文字用意爲上

文章貴曲折斡旋。麗澤文說。

孟子中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雋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皆宜詳讀。童蒙訓。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陵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

得意不可以用事。此文字之要也。韻語陽秋。

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麗澤文說。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朴。蓋恐人見斧鑿痕迹也。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糞一册。歸而熟讀之。自是文章日健。此無他。見其窠易句字。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處。曲洧舊聞。

山谷謂王立之。若欲作楚詞。迫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成錦爾。南昌文集。

文字一意貴在段數多。麗澤文說。

人言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張橫浦日新。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文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童蒙訓。

文要說盡事情

呂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一唱三嘆有遺音。非有所養不能也。童蒙訓。

文字要布置

范元實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老杜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合靜聽而陳之。自甫昔少年日。至致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舉意而文備。固已有是詩矣。然必言所以見韋者。于是有厚愧眞知之句。所以眞知者。謂傳誦其詩也。

然宰相職在進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無益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止是走踆踆。必入海而去秦也。其于去也。人情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則相忘江海之外。雖見素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爲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可也。古今詩話。

文章平淡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東坡集。

文不當好奇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麤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后山詩話。

南朝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證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山谷與王觀復書。

莊荀皆文士而有名者。其說劍成相諸篇。與屈騷何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湖之行。順下而已。至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爲好奇。故不

能奇也。后山詩話。

文要用人所不能用

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爲文怯。蓋爲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爲善矣。節孝先生語。

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用言語。必不得已。只與點過。麗澤文說。

上重下輕爲文之病起語

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賢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唐子西語錄

結語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閒言語。麗澤文說。

愚按韓文公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送浮屠文暢序。結云、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書。歐公縱囚論、結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皆此法也。

下字倒用有力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爲漢患者。步里客談。春秋書曰、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傳曰、入巢之門而卒也。仲山甫誠歸于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此一倒法也。尙書厥篚元纖。縞纖字不在元上。又曰雲土夢作乂。土字不在夢下。亦倒法也。文則。

錯綜成文

韓退之羅池廟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如楚詞吉日兮辰良。蕙殺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沈存中筆談。

檢尋出處

楊文公凡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粘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呂氏家塾記。

文章日進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堯臣曰、公之文進矣。盧陵文集。

繁簡

文有以繁爲貴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莊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用鳴字。上宰相書、

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繁爲貴也。文有以簡爲貴者。若舜典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岳如初。孟子獻子之友五人。其三人則予忘之。史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爲貴也。但繁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爲善也。

爲文養氣

韓退之答李翊老泉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之妙。（童蒙訓）

作史

劉元成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敍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澀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有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于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于自然也。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元城先生語錄）

四六

四六之工。在于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四六談麈）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翦。同上。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栗文縝時爲中書侍郎。將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卻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同上。夏英公父官于河北。景德中、敵人入河北。遂沒于陳。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命出使。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僭韎之音。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精絕者。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修辭鑑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王構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二七一

嚴